見羅先生書

論語大意

飯疏食飲水章

經煆煉乃可辨金臨境界乃真見學虛意見只好背地矜誇空頭話只好閑時播弄小小利害當前心悸麄搖手忙脚亂便都假不得了用不着了此便是煆煉士子之真火候也所以聖人論學每每諄切於此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富貴貧賤的境界不可托大看得輕了多少有志之士到此透關不過誰能信得命及斷以不求又誰能守得義任浮雲相覷象山曰富貴利達之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果然學有得力最大者莫如死生亦是閒事富貴貧賤又曾足道苟非其人大言高視未道死來些小境界現前便渾身放倒了也懐居者决不可以為士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試問之還別有大丈夫否廣居正位大道云云者總空托矣

加我數年章

恩每謂學問只有守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未五十時大率自守境界自吾輩觀孔子只十五時世累紛然已自無過自孔子自觀入微查考三十前尚覺有立不住處四十前尚覺有不免惑處是即所謂過也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然則此嘆其彷彿不惑之後未能知命之前乎豈可執定孔子贊易在於晚年而便謂未贊易前平生未學易耶若㨿加我數年之詞就將做垂老待盡之日則孔子雖聖亦决不預知其年數之所極矣加年懋學自是黽勉之辭有志者所常談

不足泥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說得無隱意最深切有含蓄然又坦坦平平無他奇特此其所以理到真所謂聖人之言也味之何等渾融何等深厚而條條理理又自歷歷分明太和元氣盎然洋溢於片詞隻語閒矣他日謂子貢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而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就此等處味真何處不是夫子的行亦何處不是夫子的與吾夫子氣

象眞渾然一天也

子以四教章

愚嘗謂士農工商人各有業廢業而後爲學非予所嘗聞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不曾廢耕傅說終始典學不曾廢築士獨無業乎易有之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非易之言也蓋孔子之言也然則孔之所以設教者亦可知矣大率經世之學必用文行交修求仁之宗必要心事合一此門人所以會其旨意析其科條以文行忠信四者爲聖人之所

以教也會其旨意則知文行忠信之總為求仁析
其科條則知求仁之功之必備此四者昔賢謂發
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理亦近之此却在何
處做此身所處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
此身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是皆
所謂行之者也忠信則所以進德者也即所以修
之者也修辭而必立其誠則所以修業者其主腦
亦不外是矣何也蓋修文亦不是閑事正所以講
求其修之者也講求其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也
此其所以為一貫也然却自其已之盡也實實落

落有箇忠自其通於物也實實落落有個信自應事接物而言也實實落落有個行自考古修辭而言也實實落落有個文門人雖隨見隨資而問孔子雖隨事隨機而答析其科條總不外此四者此其所以又自有此欵分當宋之末沉溺於訓詁辭章其看物理俱在外邊以此體文之教則文之一字誠不免爲枝葉後來學者縁此矯枉過直懲噎之故乃至併廢飲食謂讀書考古一切爲學之蟊賊也是使工者廢築農者廢耕士者廢業當官者廢職事必一切盡棄職業專求本心而後可以謂

之學矣然則古之所謂進德者果在修業外乎但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本末先
後之序不可紊亂在學者要知所分別耳若曰德
業不交修而可以名學文行忠信不一致而可以
成德業者吾未之聞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
做脚他日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且
不可況善人況君子又況聖人乎作易也以乾坤
為上經之首以咸恒為下經之首而係之象曰雷

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只立而易方吾未見人道之可以有成者矣善人地分去聖雖遠然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聖人等級雖云履行已到極處亦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譬之錦綺布帛精粗不同而皆可以語成器利世用者有本有末也只一不成章即錦綺布帛總為虛擲之矣末季士習民風大率澆薄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古之弊可謂今不然乎此有恒之所以信難其人而聖人者吾知其果不可復見於天下也

蓋有不知而作章

愚答詹德甫書有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因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斷之曰直直認箇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舉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斷之曰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嗟乎此義之不明也久矣驟而語之人誰肯信先輩有謂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爭此一知是矣是矣却不曾思量孔子何緣便能無不知百姓又何緣日用之而不知大率返本一步則日靈日聖離本一步則日蔽日愚靈自何來從本而出蔽自何來從

感而生孔子無不知而作便是常止吉在幾之先
矣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是知止故不遠而能
復矣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放其心於膠轕紛擾之
中日馳騖而不知反也今不本其知與不知之由
而惟較其知與不知之等徒手望洋終無入路學
者亦誰不知孔顔庸于知不知之曠然有分别乎
若只在知上求討就知上角競則多聞而擇多見
而識亦何嘗不是本知亦何嘗不是用知而聖人
乃以爲知之次乎人只有一箇心豈有二心故亦
只有一箇知豈有二知知其只有一知則孔子之

所以無不知顏子之所以未嘗不知其立命歸宗不專在知上求討昭昭明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自有這一等學問亦足討添得知以此應事宰物角技等名亦自有所補矣然以語於盡性至命機括判然未之及也故聖人斷以爲知之次正以病其在知上求討而不本其知之所自來也豈以謂人眞有兩知此乃其知之次者乎今若必以致知爲宗覺知次知涪知着致知無停機致亦無停用轉致轉說轉知轉遠矣雖自以爲異於多聞多見者不知毫分抄忽之分別其亦將安所托始

乎聞而能擇見而能識則亦非全然泛濫馳騖者之比特其知有知而不知有本知有致而不知有止則其立命歸宗端緒昭然與聖人無不知之學確然分途逕耳此最學問毫釐之幾所宜深辨者予於他書亦屢屢言之矣此尤聖人自發大公案輒一申之志於明宗者庶藉之一考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曾子聞學之蚤合下知本故合下便以修身爲本戰兢臨履日省此身毫髮無有缺漏故到終來浩然有以自慊泰然得以全歸其平生功夫密緻益

不待言由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觀之則真亦不易到此境界也與孔子曳杖逍遥彷彿一般氣象古云生死岼頭不是臨時處置彼臨死而安排者烏能及此乎

曾子疾孟敬子問之章

聖人可學而至昔賢言之人知之矣以愚觀於成王曾子乃真信其必然成王初來亦是中才之主周公抗法伯禽豈其得巳流言之謗尚且疑之非天動威終無以明周公之心後來成就蔚然爲周令主觀詩頌基命宥密緝熙光明之語大漸之際

顧命從容道氣雍容殊有可味此真學之力也葢
周公之教之也故其命君陳也惓惓式時周公猷
訓且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
聖此其有感於周公也深矣其服周公也至矣曾
子後來所造亦深初來亦非絕異之稟故夫子曰
參也魯豈有不實名其才品稱之爲魯者乎只爲
他尊所聞行所知戰兢臨履省身克己矢志不渝
遂彷彿進於聖人地位江漢以濯秋陽以暴雖頌
聖人之高地分胸襟亦可對見其吾子孟敬子也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背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則渾然恭巳垂裳的家法也宛然堯舜的氣象也皜皜乎江漢秋陽的本色也易簀從容善鳴垂世彼其得夫子之力何深知夫子之心事何至承傳負荷夫子之學脉何重肯以夫言行氣象之似夫子者而事之以夫子乎故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從古學問之功本末始終可考見者此二人其最著者矣予故表而出之以戒世之自暴自棄并自諉於不能者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如何叫做弘如何叫做毅弘毅兩字在己身上因何事得名在學問上向何處安著明得則弘毅兩字就爲我有不明得則弘毅兩字必竟是曾子獨有孔門雖以求仁爲宗每每只是懸空說箇仁不知仁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識取識得則任仁有分識不得則仁以爲己任必竟只是曾子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閫域尚未逾如何叫做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致遠不然

還托空言須讓曾子獨步

民可使由之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葢規矩可與人巧則不可與也若使巧可與人則梓匠輪輿者何靳之乃獨秘之而授人以規矩者乎聖人之教人亦類此矣能與之以學不能與之以悟聖王之淑世亦類此矣能使之由不能使之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到悟的一步雖以聖人之爱成力量亦不能驟而入也而世之學者不務學只求知世之教者不授學只責悟是直躐

規矩而望人之巧也豈不悖哉

如有周公之才章

徜子朱啓明質也只一傲了便盡喪其美以至殄世大率小人之有凶德者未有非挾才以傲世者也才美如周公至矣只一驕吝卽其餘都無足觀要緊看餘字德者本也才者末也驕吝一生全德已喪所謂本之則亡如之何矣縱有藝能一切盡爲餘事橫渠所謂濟惡者不才是矣餘食贅行物或惡之豈有道者所處乎　驕吝雖分一病兩痛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此尤宜有深省也

不在其位章

艮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只一步出位便紊亂了始終本末之序到底來無復有善者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子此言不可輕看了無非知本的法程知止的消息昔上蔡講論語舉子見齊衰者一條謂一部論語只如此此看愚謬有徵於大學固不覺沛然有徹於論語以謂一部論語無非知本的消息也敢僭述上蔡之言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狂而不直章

世道日下則民僞日滋民僞日滋則本真日喪孔子曾有言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狂而不直云云是亦有感於此大率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者氣質之常末季之世則皆不復然矣與後章狂而蕩矜而忿戾愚而詐皆所謂與常質相反也只質在則雖疾可醫標本相乖表裏叅證總之只是一箇僞而已矣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此孔子之所以嘆也

巍巍乎舜禹章

生斯世也則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遭值人人有

之不但衆人雖聖人亦未有能超然處於世界乾坤之外者也不能處於世界乾坤之外則不能免於榮枯利鈍升沉夷險之遭值聖人與塗之人一而已矣而聖人須此以成其聖衆人同此以成其愚此無他則與不與之所由分矣舜禹亦何巍巍同此七尺之軀耳特其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也若固有之勤於邦儉於家地平天成而不有其功胼手胝足而不知其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猶然一耕稼陶漁之心思日孜孜之心也且二君者並皆起於羈旅之中舉而加諸上

位超然諸累不以宥心此其所以能巍巍也大率
貧富貴賤有二界而所以處之者無兩心間稍於
貧賤者必充詘於富貴然則二君者豈必有天下
而後見其巍巍蓋榮枯利鈍夷險升沈之不足以
累其心久矣自古聖人多矣洙泗以來舉揚者必
歸舜蓋惟舜所履爲最備生世中榮枯利鈍夷險
升沈之遭值者也噫後之欲觀舜禹者無觀之他
亦觀之此而已矣

大哉堯之爲君章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惟大爲難許人夫子平生惟以大名巳之學稱巍巍乎惟天爲大而獨許堯則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如何叫做大若説法象之大則大者信惟天矣堯何人斯恥焉七尺由天觀之何異馬體毫末則堯之大者決不以其形以是而知天之大者亦不以其象學又如何能大先儒以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有大小之分此決不然聖人決不以國之所以名學者名其書後有駁之者以農圃賢士謂之小學士子師儒之學謂之大學其言稍異其弊亦同蓋聖人之學直以天爲法故

其名學之旨直以天爲宗惟天爲大惟學爲大惟堯爲大惟孔爲大天者學之體學者天之用堯與孔子其體天而盡學者乎故愚以謂古今有四大而孔居其一焉後之欲明學者必學孔欲知孔者必明大大不可名請觀於天知天則知孔知孔則知學知學則天與堯孔一以貫之矣嗟乎誰能識大成功文章世以仰堯矣然則孔何功乎刪述六經世以頌孔矣然則堯何述乎然則堯孔之所以爲大者豈獨不以其形卽文章功業之有無多少亦非所以論於此矣大哉大哉必明於此而後可

與語孔子之學

子罕言利章

利而罕言是矣命而罕言似矣仁爲學問之宗惓惓焉辨此矣何以亦爲罕言先儒曰仁最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最得罕言之意細考語中大率如何用心者則許以近仁如何用心者則斥其非仁如何作事者則許之以仁如何作事者則拒之曰未仁此論語所以雖屢言仁而至於取日虞淵和盤托出直聲仁體以交付學者則雖聖人到此亦難以下口也蓋欲指其發

動之合理者是仁則仁之理恐不專在於動欲指
其聲臭之無者是仁則機之生生者又似充滿孟
子發出怵惕惻隱分明是指仁矣然怵惕惻隱一
幾也可執乎孔子於易發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然
反之於我怵惕惻隱者固生運動知覺者獨非生
乎豈獨運動知覺或善或惡或是或非凡爲運動
知覺者獨非生乎故仁果難言聖人所以罕言仁
也㦛惜歟二三子語者只是教以求仁之方而已
命非罕言蓋聖人者以義爲命者也故凡言義者
卽是命也如云見利思義卽貧富之失得命不必

言矣曰見危授命卽死生之禍福命不必言矣故凡違義者卽是違命也知命者只是知義也知義則命不足言而利又何足説乎

達巷黨人章

黨人以大哉稱孔子儘似知孔子以博學爲大哉却不知大哉無所成名彷彿民無能名氣象又有類於大哉有似知孔子者故孔子雖有笑其不相知而亦詫其略相似當之不可斥之非是因而謾應之戲答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然則黨人之在當世雖智未足以知聖人比於東家之丘武

叔之輩其識見亦稍高矣

子絕四章

考論語約孔子之教旨科條而記之者有二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予淺陋謬有測於大學之宗因有契於論語之旨默默看來文行忠信渾然是箇修法而止在其中毋意必固我隱然是箇止法而修在其中文行忠信前已論之修之義著矣毋意必固我如何叫做止法懸晷以立表取中喻之測景立表必擇天心之中今汝寧有天中書院正古人所測候處

偏東毫分不得偏東毫分卽非中卽非止矣偏西毫分不得偏西毫分卽非中卽非止矣偏南偏北皆然東西南北固是毫髮不可偏若無一定之表如何取中知止者正如立表意必固我四者俱要絕就如東西南北不可偏固必東西南北一毫無所偏而後表爲常止然亦必止有定則而後知東西南北之決不容於偏也而後學者可用力也有未諸儒碩不謂之惟聖絕此四者則亦爲有一焉與天地不相似是直以爲聖人之成德而非學者之所可致力也於絕字毋字之義固爲難通慈湖

楊氏知爲聖人之所以立教者矣與賢提掇主張教旨其見似矣乃直從意上欲爲坦然平鋪只恐起滅紛飛姚轉未有依據故敢借以不明大學之宗則斷不能盡識孔子之與不識孔子之與則斷無由徹論語之旨象山先生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如開卷說學字只學之一字盡無下落絕四之說其爲無頭尤甚夫安得不指爲聖人之極則而爲學者之不可幾及者乎孟子嘗有言矣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何以異於絕四者試問心如何有放非放於意必則放於

固我除却意必固我心無有放矣乃求放心則以爲學者之常然絕意必固我則以爲聖人之高致不知除却絕此四者萬語千言聖人亦無他以爲教矣僭嘗有言聖人教人豈是爲人添得少的只是爲人除得多的意必固我總是空費了閑思量而無補於事實者也真所謂除其多者也問者曰然則絕四之爲學問功夫也昭昭明矣而子又以爲隱隱是箇止法大學非空止止者止於善也不識論語之所爲止者將安止乎曰此易見也大學論語書之成有先後而非出二手求仁止善名之

稱有互換而學無兩端試問至善是何物知至善即知仁矣試問仁是何物識得仁識得善矣仁與善異名而非異體者也故論語之所止者止諸仁也然則絕四功之最著者矣何大學只教人以知止不教人以絕四不幾於只教人以立表而不復教以東西南北之不可偏者乎曰非然也此亦易見也試問心如何有不正除卻意必固我別無不正意如何有不誠除卻意必固我別無不誠知如何有不致物如何有不格除卻意必固我別無有不致不格心意知物是細析心之條理致格誠正

是經析功之條理意必固我是細析病之條理故大學只說格致誠正而毋意必固我就在其中論語只說毋意必固我而格致誠正就在其中無意必固我固渾然一仁矣常止矣心正意誠知至□物格亦渾然一善矣常止矣此蓋聖學之宗傳止修之定法可意會而不可牽文有異辭而無有異旨者也況其理路昭昭雖在千載之下有可印據者乎噫後之欲明聖學者其將何從程伯子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又曰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真可爲得其旨矣

允若茲如持左契以勘語孟六籍以曁宋明諸儒之書是是非非一以貫之無所遁其情矣

太宰問於子貢章

知孔子之聖者非難知孔子之所以聖者爲難知孔子之學乃知孔子知孔子之學而名其聖乃真知孔子之所以聖矣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之譽固不免祗以伎倆相高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貢之荅亦不無幾以絕德示峻無階可升無德而踰推尊誠至矣而直示天下以不可學也又烏在其爲知孔子者乎

吾有知乎哉章

昔賢云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學記亦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此喻最善宜察其理謂聲不自鐘出則分明與鐘爲體必欲執聲爲鐘隨扣隨鳴聲亦與扣俱散然則鐘雖自有聲聲者必竟鐘之用矣人心亦如此矣謂知不是心有則分明與心爲體必欲執知爲心則隨感隨應知亦與感歸空然則心雖自有知知者亦竟心之用矣鐘惟常止故聲之應者隨扣大小各當其

倫使鐘常扣而不止則聲將雜出而無章矣人心亦如此矣心惟常止故知之應者隨感大小各當其情使心常感而不止則知亦將汩亂而無序矣而世之學者只要常知只要以知為體以知為宗不亦異乎古之所以事心者乎不亦異乎古之所以求知者乎何者古人之所以事心者以止事心以止事心故亦常止古人之所以求知者以無知求知以無知求知故其應不匱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豈謙謙之語抑豈漫為之辭蓋實體也實功也信其無知則必諒其常止不然這無知

何處得來惟其無知所以能無不知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又以之自信也不然這鄙夫有問兩端畢竭何處得來空空如也不是說鄙夫正是說無知之狀自夫子外庶空者惟一顔子後儒忌說空謂恐近於禪寂孔子不忌之矣吾何避嫌之有其寔空者正是止之景狀止者即是空之功夫無知則空有知則不空矣世之人果以無知者賢乎有知者賢乎若以有知爲賢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莫賢矣必以無知爲賢則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真不識不知緝熈敬止之家法也吾

方病其知之欲空而不得也又何避嫌之有

顏淵喟然嘆曰章

經世出世之學如粵南冀北趨向不同塗作用亦異謂反本還原直從體上求者雖是高手然想像懸空必竟無安立之處蓋身在世中既不能離事物又不能穿事物大經不能經綸大本如何立站高明之士大率偏見於此直反之無臭無聲之中索之有名有象之外以謂必如是足以盡道之體也顏子初來之見蓋亦由乎此也故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象道亦何名豈

有方所執空成象恍惚多端知見愈玄去道愈遠不但措之人倫事物之間紛然無所至止就令反之幽閒靜閴之中亦窅杳然未有依據博文者何即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蓋家國天下心意知物原與身爲體者也與身爲一體知何離得離之而別求道者非也約禮者何即所謂本末始終就事物之中分別之而知所先後者是也蓋此身原與事物相周旋者也不就應事接物之中而別求至止者非也然則博文者彷彿便是修法約禮者彷彿便是止法實實落落以身頓在家國天

下之中實實落落以止貫在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之內此身所處不是家便是國不是國便是天下此身所修不是齊便是治不是治便是平無一步不是用功的地頭無一步不是覿道的光景不必更作懸空之想不復更有捉影捕風之難易而易知簡而易能此夫子之所以善誘顏子之所以歎也夫前此惟不知此身之與事物相爲周旋也此體之原與國家天下不相離異也卜度懸空故有間歇之處今既知之矣真今在家則便身乎家矣在國則便身乎國矣在天下則便身乎天下矣雖

欲罷之其將何能故予每以顏子前此的錯認恍惚是靜中一段光景也如有所立卓爾豈有道真呈象之理若使道果呈象又是想像之見矣立者何在論語中卽孔子之三十而立在大學卽孔子所云之知止而定至於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是自然之理矣然後知道之果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也果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極也仰鑽瞻忽乃真悟其向之舛矣大率學未到手聰明之士憑其意見之高美大聖神若將一超可入到得學有入路如橫流氾濫由地歸臯虛知見到

此分毫着不得也隔氣力到此分毫用不着也必竟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必竟志而立立而不惑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從心雖孔子天縱之聖加以發憤忘食之勇亦莫之能違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從前的妄想到此不復上心頭矣嗟乎以孔子之聖爲之師以顏子之明爲之弟子其所爲學亦只默默循循由於坦夷平實之中而不敢有新奇可喜之論厲高凌空之想而後之學者乃率憑其意見索之人倫事物之外也豈不謬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大率此道只見不平實斷無有可以栽泊之理仰之彌高是將見檯高了鑽之彌堅是將道看深了瞻前忽後是又求得奇了此所以皆不近道此顏子有創而云也博我以文無徃而非修之地頭也約我以禮無徃而非止之歸宿也循循善誘中有多少妙用終日與言無所不悅可惜當時記錄不盡如引小兒既要教他長得知見却又怕他偏了嗜好既要教他走得路程却又怕他昧了趨向入戶升階登堂造室是有多少稱量多少次第

舊有詩云埋頭更覺回頭晚入手翻嫌放手遲聖人教人其苦心用意畧亦類此非顔子深潛縝密有可受之地亦烏足以識夫子之循循善誘乎欲罷不能蓋寔見得此理平鋪放著無有空缺處也一事跡即全體滲無間可容息也既竭吾才乃見卓爾蓋浮華盡剝真實乃見也然後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從前之高爲意見虛爲揣摩者一切妄矣

末由也巳舊說謂爲一間未達豈有顔子而自名其一間未達之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是孔子末由也已的光景也小心昭事望道未見是文王末由也已的光景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描畫揣摩掠虛光而實得者烏足以知此

子在川上曰章

川逝乎道逝乎川與道俱乎川逝道乎道逝川乎其逝相爲逝而莫知其主乎逝者如斯夫見川乎抑見道乎其見川卽見道乎所指爲逝者指川乎抑指道乎其指川以與道乎抑見者在川而所指者乃專在於道乎夫子他日常有言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大率道理皆是眼前錯過而世之學者務欲於僻地搜尋故孔子之所嘆者雖在於川而所感者不在於川也所感者雖若在於道而所以感者又不專在道也蓋感人之見川不見道也孰爲川川其逝之最著者也身一川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舍晝夜乎有停機乎不寧維是爪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脉之搖舍晝夜乎有停機乎蓋與川俱逝長往而不還而特不得其朕者也然則逝者獨川乎必見川乃見逝乎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其言最可味與孔意有相發者又曰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則其理益精其詞益巧其機括益大洩露矣知雲之不能爲雨也雨之不能爲雲也則所謂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不得而與也知爲雲者即爲雨者爲雨者即爲雲者則所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也知隆施主張雲與雨俱不得而與則耳之不能爲目也目之不能爲心也九竅百骸之不能徧相爲隆施主張也均也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者雲與雨俱也則爲耳者之即所以

爲目也爲目者之卽所以爲心也爲耳目心知者之卽所以爲九竅百骸也其同一陞施同一主張同一居無事而爲其所推行者亦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穆者不已故時行物生如是其逝而不舍晝夜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物之並育也道之並行也如是其不害不悖逝而不舍晝夜也然則吾人之所體認其將何從吾人之所歸宿其將何據有所以爲天者亦有所以爲人者有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亦有人之所以爲大者知時行物生

之非所以爲天則知心知耳目九竅百骸之非所
以爲人知並言並行不害不悖非天地之所以爲
大則知知覺運動變化云爲之並行並用不害不
悖者之非人之所以爲大也知人之有所以爲人
者而其故可求知人之有所以爲大者而其端可
識矣

鄉黨全篇

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則有能名
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由志學而進於立進於
不惑進於知命耳順從心則聖人之所能自知者

也時而恂恂時而便便時而誾誾時而侃侃時而
色勃時而足躩時而踧踖時而愉愉則聖人之不
能自知者也三千七十雖日遊於聖人之門其能
知聖人之深者顏曾而外不多有矣觀夫子既沒
之後有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則其見蓋可知矣
然則所謂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者則門人之
所不能名聖人者也然其尊信聖人之意也則甚
深矣體察聖人之言動也其事亦殊悉矣故鄉黨
一篇大率事使之交承服食起居之節度或質或
文或多或寡隨時處中在聖人身上固有可據之

迹隨事觀法在學者分上亦謂有可考之端則門人之所能名聖人者也故謂鄉黨一篇爲不足以知聖人固不可謂鄉黨一篇足以盡知聖人亦未可謂孔子之聖不在於動容辭氣之間固不可謂動容辭氣之間卽足以盡孔子亦未可三千三百何以稱優優則道之貫乎經曲不爲虛器盛德之至何以稱其動容周旋中禮則聲律身度任天之便從所欲而不踰愚故曰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故敢僣爲鄉黨一篇自門人知之則可孔子知之

則不可自門人名之則可孔子自名之則不可知孔子之到此不容於自知而本可識知門人之記此亦彷彿乎聖人氣象言行之似而願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五

見羅先生書卷之六

論語大意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有談致知之學者曰這良知本自無所不知無所不照吾之所以致此知者亦必使其無有不知無有不照二字昔賢以爲聖學之正法眼藏也不可易也予曰果若君言大學何以將致知列於八目而挈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竊謂學問豈能離知至歸宿則有分別應事接物夫豈無知至作用則有毫釐千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從致知得

來從知止得來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是致知的消息是知止的消息知之良者必得於不慮則之順者必由於不識無知而無不知者必自於知止其友見守制因問之曰君至孝矣疏食外居末習難行之事君行之矣於親之喪豈有毫分復不自盡耶今一日之間視聽言動君必以爲歷歷分明一一照管乎亦姑許君之歷歷分明一一照管果然良知做得主張無有不知無有不照只君毋死初哀一慟至絕君於此時豈得一一加減稱量亦有管

照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凡人
之情到此初哀未有不能自致此雖不能照管寔
則是箇真哀真哀者卽真孝後來雖能照管加以
稱量其寔便非真哀既非真哀便非真孝君誠此
時尚能照管有箇加減則是爲學所累愛親之念
反不逮於恒人果亦照依常情不能照管則此一
時良知又似不做主張學問工夫便爲空談矣其
友恡然無以復應且戚然無以自安子曰君勿異
也豈獨君如此凡爲人子者如此雖聖人之情亦
如此矣雅一切如此此此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倘君子信斯言更指一事爲證只如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毋以謂有慟乎以前一段爲宛然一箇不識不知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以後一段又宛然一箇順帝之則然夫子亦不自知其則也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故吾人之學必向本上歸宗知地不可安脚必從止竅入微致極轉成漫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常止也宛然不識不知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常修也宛然順帝之則也却亦照點止字妙矣妙矣可見文王

作用到底是不識不知也此其所以爲聖也欲明

聖學者必有以辨此矣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孔子之學只以修身爲本。無論鬼神死生之理。皆

於此處取到此處看得徹即隱顯精粗一切皆徹

此處信得及即幽明上下一切感應皆通原來只

是此理生者此也死者此也事人者此也事神者

亦此也只爲儒者之道不明故使知本之學不著

於知生外別求知死於事人外別求事神孟子所

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最是見得此意

却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卽令徹見鬼
神明德惟馨只恐陳信有愧談死者無過釋氏矣
棄君臣背父子削髮披緇以自畔於名教生事不
知却愁無常到速何其理之舛也恐孔子所謂朝
聞夕死者理不如此也此其爲見之病者不但一
子路也大率世之有志於學問而不明本者類鶩
虛高急知鬼不急知人未知生先急知死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行有不慊則欿然而餒蓋理
自如此也高虛者亦秖見其爲空托矣
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孔子平生不曾以樂稱人只稱一顏子不曾以時許人只許一顏子不曾以空稱人也只稱一顏子好學最所自許也只許一顏子想見顏子固是天分之高語之不惰請事斯語無所不說既竭吾才其勇猛精進之功直是一日千里故未能三十其造詣地分彷彿趕到聖人故其自言也亦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至於絕塵而奔則回瞠乎其後矣樂同孔子時同孔子空同孔子好學同孔子不知絕塵而奔一步是何光景真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顏子且不能及况餘人乎然此一步亦惟顏

子能知得故亦惟顔子能道得言行氣象之彷彿皮面者豈足覩其深乎賜不受命正與顔子之樂相反億則屢中正與顔子之空相反大率學就夲上歸宿者則轉好轉見其空從知上立家者則轉好轉見其實龎居士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若顔子者豈真如彼之空其本有但不實其所本無者耳所謂四者有一與天不似

子畏於匡顔淵後章

昔夫子獨薦顔淵爲好學後儒因爲邦之問又許以謂有王佐之才陋巷簞瓢毫髮未徵世用四代

禮樂非回設施何取而稱王佐獨家語所記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其所作用略可彷彿猶未爲盡及讀論語至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聖人此言亦有若喜若驚之意蓋倉皇避亂彼此相失存亡兩不相知一旦相見不覺其驚喜之交集故如此也試看顏子如何對答神閑氣定不疾不徐執義甚高致詞甚壯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此言蓋非見夫子而後知其必在故不待見夫子而後不屑爲徒死他章記夫子之自言也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夫子葢有以信巳之必生而不能保顏子之不死顏子則有以諒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胡氏所云捐生赴鬬請討復讐自是師弟常綱豈知夫天旣決無遽喪斯文之理則孔子又烏有遽罹凶難之事於此信得命及乃爲知天於此透得關來乃爲有本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此顏子所以必竟真知孔子也捐生請討之論去此識見胸襟何啻天壤古稱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正是此等意思此所以垂裳恭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也佐王之學際時行道直致虞唐躋民仁壽若顏
子者直優爲之矣偶記先襄敏爲郎時以忤權逆
獄東涯翁公方遊泰山報至愕然一友曰可惜克
齋爲貴溪一棍打倒翁公奮曰不然貴溪豈能一
棍打倒克齋克齋豪傑士天下大事還等他來即
名位亦不止此先襄敏雖非夫子之比而翁公此
論亦真可爲能知人且信命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愚嘗看孔子最渾厚却最激烈其言語最和平亦
最峻厲如答王孫賈媚竈之問曰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答季子然由求之問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皆凛然氷霜森然斧鉞刬根折萌震動肝膽其判道理處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斬然斷鼔剸兕刄不濡血後世毋須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語以謂有裨風化不知其骨胎葢胱自夫子也夫子到義所當斷處峻切亦豈減於伊川此其所以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至於接淅不胱晃瀰然瀟然無毫髮濡情也江漢秋陽愚毋要於此等處看此等處判不清別無秋陽江漢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先儒謂孔門弟子能不辱於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此不但足表數子之高不知其必如此乃足慊孔子之願孔子之志上則欲行周公之道而興東周次則欲杜私門之僭而張公室其不樂才賢之爲隷於私家以助成其僭逆者此孔子志也由求之仕已非其心乃復欲使子羔爲之宰焉質美未學恐非夫子深憂賊夫人之子端爲季氏發也但以季方柄國二子者復仕其家有難以顯言者耳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之言其不達夫子之意也甚矣夫子到此

亦且奈之何哉直付之太息曰是故惡夫佞者而已惡佞亂義正是此等分明不是義却被他佞口說來有近道理此其所以能害義也然隱而未發夫子之意想到底有未明白者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古人朴實不但師有知弟子之明爲弟子者有自知之明而師亦決不踰實以譽弟子弟子亦決不龍罩踰本實以自譽夫子之稱由求與赤也其可用之才固如此由求與赤之自言其志也其可期之効亦如此率爾而對固是實擔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亦是實讓此所以言行相顧朴實頭皆可用之才也吾輩姑未妄肆雌黃有不滿於三子只此一段氣象心胸末世師友之間曾見之否此吾所以每以洙泗之師友與唐虞之君臣相比隆也由孔子而上性學雖徹尚未徹地分之所造者或高分量之所見者終小豈獨荷蕢晨門長沮桀溺卽務光許由嚙缺披衣之輩見亦止此此孔子所以謂果哉末之難也豁然獨見性分之全曠焉自同天地之大不階一命樂得英才直于洙泗之間講明堯舜之學真自開闢以來賢傑忝忝未曾開此

跟也一時從游之士慕孔子之道雖甚高尊孔子之意雖甚至到此一關未必看之便透必竟淘洗脫化尚未潔淨不免以性分勢分互相爲低昂也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誰人行不由於用誰人藏不由於舍只坦然若晝夜之代乎前熙然見分量之常滿乎己行藏用舍兩無有低昂者則真只有孔子與顏子一箇也喜聞曾點獨發此機浴沂風雩彷彿素位安常童冠與偕庶幾老安少懷之意真自顏子而外僅聞斯語也僅見此一段光景也故不覺喟然形諸贊嘆蓋必

如是而後夫子之學旨爲有明也必如是而後夫子之道爲有賴以傳也不然待千乘千乘之權任有失得矣待五十六十待宗廟待會同民社禮樂之寄任有去來矣是從未遇之前丘壑之際直空閑過了一段光景也志大言大可病其狂意見胸襟果然超脫必竟洙泗之脉屬在曾參雖云孔子造就其家庭之所開發想見得力多也

顏淵問仁章

顏淵所問者仁孔子所答者禮仁外無禮禮外無仁自不待說必竟如何又要說箇禮須知仁者渾

言之禮則自其渾然之中自然之條理言之也譬之投核於地從此而芽而幹而枝而葉以至於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而纔析條分一毫無容紊亂是即所謂禮也然非既芽之後方有此禮即一核之中而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者已渾然含具於此矣核之生意少有虧損則萬葉千枝固為無本而出然只一葉一枝少有剝落彫零是即全核之生意原有虧欠不但枝葉病也故務枝葉之暢茂而不思厚其所從出者固為學不知本知本根之當固而不思慎其所發者亦為道未該全中庸曰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却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
生也豈是仁外又別有禮正合此意故就歸宿上
提挈必以以求仁爲宗而就應務上著功必以復禮
爲要復得禮恰好全得仁而徹内徹外巨細精粗
無一不管歸於天則矣此其所以爲經世之學而
有異於空寂之談天下歸仁實實落落家於此齊
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而一毫功力無所待於外
假爲仁由已由人乎哉朴朴實實一味歸本不復
作家想不復作國想不復作天下想修其身而能
事畢而半點精神不以之流向末上去矣嗚呼盡

矣故顏子亦不復別有問而直請其目夫子亦不暇別有談而直數其目目者何即所謂曰視曰聽曰動曰言者是也漏洩無他只在應感動用之際勿之一字有似禁止之詞復之一言寔爲歸宿之竅克之一字若爲着力之工而復之爲詞兼有優游之意條目似多總非本外求討用名各異寔在一處着功真所謂爲仁由已由人乎哉直透執中上契精一而允爲大學宗教立張本也

仲弓問仁章

止修兩法僭謂挈出孔門心要然尚以爲大學一

經如此他未必然絲印之則諸經作法無有不然
特布置提掇未若大學之有倫有序明且切耳如
書之所謂惟精惟一安而止惟幾惟康敕天之命
惟時惟幾易之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是物
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舊說以謂主敬
敬尚是表德如見如承儼若有思此直直是主在
仁也渾然是箇止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合己合
人了無間隔此徹內外無非仁也渾然是箇修法
克復之用亦是如此他日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却又曰立則見於前也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亦是此意至於家邦無怨天下歸仁夫然後行則經世之學分量自是如此必竟到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然後為無欠缺也後之言學者何其與此異哉

司馬牛問仁章

昔劉器之問學於溫公溫公教以立誠器之請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初頗易之已察之則一日之間自朝至暮無非妄者乃信公言不我欺也司馬牛問仁夫子告以其言也訒亦是此意因其不足更着一鞭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此非有所加特

就於上面點出難處使知訒言之初非易事非如
臨如履翼翼小心一段精神常在本領歸宿者不
知不覺便放易其言而不能自察矣只爲之難一
句默默又似點出一箇止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章

兵食信蓋是經國常規不但堯舜禹湯有之卽管
晏桓文伯者之所以治其國道亦必具此也子貢
旣是箇通達國體之人又與聞性與天道之奧因
而作疑曰如此則帝道王猷儒者作用與伯功何
以別乎故特設爲必不得已之問知夫子之必先

去兵也又曰必不得已而去知夫子之必歸重於信也恰好討出夫子命脉一不得已寧可去兵再不得已寧可去食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天命人心之去留與死生存亡之判決一語歸宿超然在功利之外矣確然非富國強兵計功謀利之可得而比矣後來伊川先生亦達此意有問孀婦無子而家貧乏或可去否伊川曰只為後人怕餓死其寔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只此一語斷絕了多少解脫戶門扶正了多少大倫綱紀此宋儒議論所以法度森嚴於世道為有裨益也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等章

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論語一書雖云未經揭出然隨事隨人矢口敷宣無不是此家法如季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固是修身爲本及患盜却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及欲殺則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問使民敬忠以勸則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敎不能則勸千說萬說無非只是此箇主意他如哀公之問政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子路之問政告以先之勞之子張之問政告

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至於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一切無他奇論蓋恭已而理垂拱而治帝王相傳經世之學必於此乎歸宗不能易也克明峻德以之親九族則睦以之平章百姓則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於變時雍玄德升聞以之慎徽五典則克從以之納於百揆則時敘以之賓於四門則穆穆以之納於大麓則烈風雷雨弗迷雖天地不能違之而況於人乎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孔子晚成大學之所以首提而確主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聖門學問要緊界頭在人己本末之辨如答樊遲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真是句句貼就本上豈肯將半毫精神流向末去獨於子張問達乃有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之説曾子嘗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夫子亦曰師也辟説者以其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又曰師也過説者謂其才高意廣好爲苟難也想見子張原是高才之人必有輕世玩物之意其氣象顯昂言詞誇大亦

可略見者故敎之以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蓋一切與他之氣質病痛相爲反也察言者不是察他人之言正所謂仁者其言也訒易之所謂言必有物易其心而後語是也觀色者不是觀他人之色正所謂不欲以色取仁書之所戒令色孔壬象恭滔天者是也如此則家邦無怨蠻貊可行夫何憂於不達不然則所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之間將無以信而取徵矣又安望於達乎聞達毫分之間相似而實不同處學者要須反己自看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頗難說故及門之士亦未曉蓋於其時夫子已應衛君之招矣故爲衛君乎冉有亦疑之豈非以其拒父無可仕之理而又有介於夫子之已應其招也乎子路則已仕之者也故不復疑其非義而直請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則告之曰必也正名乎此則夫子既顯然說出義理之正而又隱然含著轉移之權而子路不知也不但子路不知後來宋儒之論亦不達此謂孔子必竟正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而立郢人情事理

夫豈可通惟先襄敏之論不然曰此無他夫子必
竟只是箇不仕於衛而已必也正名蓋明示之以
必不可行而即寓見夫巳之必不可屈也應聘者
意其機括之或可轉移正名者示以義命之不可
苟就時行時止不磷不淄蓋禀然仕止之家法也
故曰夫子之心必竟只是箇不仕而已此最得孔
子之旨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而尚可仕者乎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之意果誠欲學稼圃直可問之老農老圃何
爲而問孔子孔子之答亦祇合教之問於老農老
圃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胡爲而云乎並耕而
治饔飧而食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許行言之矣強本力穡食土簋啜土硎糲飯藜羹
勞苦以涖天下之治墨氏倡之矣學稼學圃正所
謂並耕而治許墨之詖說於其時所祖神農神禹
之言者是也蓋是以學術問故夫子以學術闢所
謂小人哉樊須也正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小人
之事勞力者治於人是也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好

禮則莫敢不敬矣好義則莫敢不服矣好信則莫
敢不用情矣恭已而理無為而治不動聲色而可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焉用稼乎遐想周末處士
橫議方術多岐人矜私智家煽私宗蓋不知其幾
千百種微夫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何自而傳乎

苟有用我者章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却又曰苟有用我
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何其為效之近而轉
移之機速也昔儒謂五年七年皆當思其作為如
何此等近遠之間孔子權度斷然不差期會斷然

無爽只不知如何叫做可如何叫做成朞月三年爲時何以較遠王者之作却又何以必世乃能及仁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爲之士矣章

孔子最和平然詞氣之間却又最斷決如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何其鄙之深也大率時到周末士氣卑甚掛名衣冠者率計功謀利之儔絕無有矜名徇節之意士品三等不必盡滿分量要自行已有耻孝友忠信無忝於名教可方於君子而非計功謀利屑屑於斗筲銖兩之計算也決矣此夫子

傷時之深以振士綱固學者所宜深省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章

歐陽公朋黨論謂臯夔稷契元愷諸賢共爲一大朋更相稱譽溷沌窮奇杌檮饕餮四凶諸人亦共爲一大朋互相比周諸賢必惡四凶好元愷諸人者必惡元愷好四凶以迹觀之則元愷諸賢豈能盡人皆好卒於賢否不致混淆百揆終叙而天下稱理者則大舜能別其賢否之類而不狥於偏聽之明也此鄉人皆好孔子未可鄉人皆惡孔子亦未可而必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

子只坦坦平平無意道出便爲萬世觀人底案昔人謂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就令盡善氷炭薰蕕亦豈能快心於異趣之口乎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固是察其人之行事亦併察其好之惡之者賢否之類趣何如耳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章

剛足勝私毅足持久木則情實寡開訥則機緘少洩未必中和然以較之柔懦狡佞則此猶爲近仁也世情所取者大率多愛善柔所矜者多取便佞而孔子之所取爲仁者反在此而不在彼也大率

仁之爲物未嘗不發爲聰明而小近發露則傷於薄末嘗不發爲敏捷而小涉利巧則傷於浮與盎然渾然氣象之淺深厚薄逈不相爲侔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仁有志於仁者須味須味

克伐怨慾不行焉章

存天理去人欲說者以爲求仁之大方克伐怨慾不行豈不是去欲之法如何尚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以存仁微矣微矣却又點箇難字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自其

着力處固叫做難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如何叫做着力原憲蓋刻苦做人者克伐怨欲一切剷回旣倒之瀾障而東之使不得行難矣難矣故曰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尚有一說古稱涓涓不息流爲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解牛者亦遊虛空破竹者無煩着手難易迥然理可槩見子夏之交戰而至癯病亦坐此也難矣難矣故曰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卽是其得力處原憲之所爲可許也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卽是其受病處原憲之所爲未可與仁也知克伐怨

欲不行者之為嘆力而所以求仁者可以照知其
用力之方矣
為命裨諶草創之章
人只共了一箇利害便同了一條心膽古云同舟
遇風胡越相救求生之心旣同救死之力自協不
知不覺天涯海角之人便打併了做一家也傳燈
録所記夾山之訪船子一語不諧盡弃平生所有
黃龍之師石霜惟道是同便與泐潭好絕此無他
只為他實心求法之故不但禪門子厚之勇撤皐
比且盡屬其徒往從二程聽講西樵之折節陽明

直以署官之長不耻下於末寮共龜鑑彌惟其學之取是而已吾求學問無異饑之求食渴之求飲饑渴是憂何復較其食飲之所自出不惟其理路之是而惟較其彼已之分大率非真有學聖之心徒以意見之私相角爲勝負者而已試看爲命一節只爲利害之同欲求辭命之善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裨諶世叔子羽子產四人各司其一草創者不嫌爲人起草討論者不耻爲人掌故修飾之未免有所刪削而裨諶世叔坦然無所介心潤色之未免更加點竄而子羽忻然無所愧色故吾每譬之

論學一事正有類於為舍之理蓋同一學聖之心必求同一學聖之法自我也不必矜長在人也無取護短如此而後有得於論學無負於志學之初心矣比於秀才考試事體不同蓋秀才考試徒欲矜伎倆之高原不較事理之實論學之道豈可如此必竟是求法之誠反不及於禪者希聖之志原與先輩之發心不等也

子路問成人章

他日夫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大率非中和之禀依歸仁聖陶鎔於禮樂之區已而各

化其質各成其品蔚然爲洙泗名賢則昭然學之力也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則又其才之美者也只爲不學之故終其身只以氣質用事公綽僅免於過武仲要君求也聚歛而卞莊子者則又不足道也此所謂自喪其才之美者也故因子路之問成人也若曰世間美質非少只學之則進於中和而稱爲成人不學之則倚其偏長而終於氣質以謂必兼四子之長而後爲才全德備者過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孔子之仁管仲也固以一匡九合有攘夷安夏之功亦以糾幼而小白長爭國非宜桓公有可事之道所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非斥召忽也正以管仲之處糾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其功又大不取必於一死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者耳至於召忽之死孔門之論原自取之觀田賜之問特有責乎管仲之不死則知孔子之意非有斥於召忽之不生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孔門自顏回外資禀高者莫有過於子貢故夫子

鍜鍊啓廸汪意尤倍子貢晚而有悟乃知夫子之
深汪望於彼也終日與之言性與天道而不及知
也故感之尤深哀之尤至反塲築室獨居三年真
象山所謂此子貢之所以報夫子也如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分明是言
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一矣賜也汝以予爲多
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又分明是言
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二矣子而不言小子何
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又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三矣大

率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無行不與啓口容聲便同時雨之霈隨分沾濡而天意聖心初無淺深加損之量無所不恱欲罷不能聖人豈有私厚亦惟顔子之自受如此耳幸哉子貢未路有聞不然則雖聖人竭盡肝膽苦口苦心亦終視之爲文章之末而性與天道到底未有聞矣

志士仁人章

仁爲生理好生而惡死者人之情也置生死兩途而使之自擇則必之乎生不之乎死矣求生者何以反害仁善體之善體之悟此則知論語之必以

求仁爲宗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民胞物與殘疾疲癃關情休戚獨忍弃其生而不恤而反以爲仁也不識如何叫做成仁却又如何求生反爲害仁須思其故

顏淵問爲邦章

後儒因顏子問爲邦孔子酌四代禮樂以告之因以爲有王佐之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顏子之無忝王佐明矣然此特夫子之論而非顏子之見諸施設也昔人謂南面而蒞天下所與共理者將與

相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堯憂舜舜憂禹爲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千載如見葢除却孕靈毓秀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經綸以維持世界也家語記孔子曰自吾得顔回而門人益親只門人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此顔淵死所以子哭之慟也葢佐夫子之行道者顔子也窮居則佐其師以求友達處則必能佐其君以求賢李克所謂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所與者如此則所舉者可知矣此則真所謂佐王之才也又子畏於匡顔

淵後子曰吾以爾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只子在兩字是有多大胸襟多大識見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夫子之主見葢恰好與顏子一般也何必説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審如是其所見者亦淺矣其所自衛者亦跡矣回何敢死一句却又何等擔當何等婉曲此又所謂佐王之才也終日如愚到此倉皇急迫之中神閒氣定萬兩千斤道出一句來真見力量

君子義以爲質章

論語原是答問之書門弟子輩隨時記録之語大

宗大旨師弟之間講之素明著在答問者多其條
貫節目之詳使學者知所用力而大宗大旨未嘗
不貫通含蓄於其間也俞玉吾論文公註參同契
謂文公豈不聰明只欠却教外別傳一句耳故予
舊亦有云讀丹經者必須傳了後讀不然則所云
夫婦陰陽乾坤爐鼎白虎青龍嬰兒姹女不勝其
名目之多不勝其變態之至何處討箇歸宿豈獨
丹經即論語一書苟不明得宗旨只就條貫眼目
上摸索則如此章之所謂義禮孫信者亦何處討
下落乎象山亦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蓋亦

有見於此義之外又去尋箇禮之外又去討箇
孫信不勝其紛紛矣至見以爲處事之法而不知
其爲精義之功何其謬之甚乎精義之功即是求
仁之功亦是隨時換了字面又不可於求仁之外
別求所以爲精義之力也曰如此則何故到這裏
又要說箇義善哉孟子之言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只是一箇仁存着爲體者便叫做仁行着爲用
者便叫做義此所以仁外無義也夫宰義以爲質
却是就其用謂禮非他也即義之自然之節文也
義雖當而條貫一有不詳義不精矣孫非他也義

之自然之和氣也義雖當而心氣少不和平義不
精矣信非他也即義之貫徹之誠意也義雖當而
誠意少有間隔義不精矣恰好四者俱到渾然一
仁而修身爲本之學悟此真可謂知之至矣

知及之章

象山先生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只劈頭一
箇學字悟不得則竟不識學爲何物矣却如何習
如何悅知及一章五箇之字亦有指若不悟得則
知之所及者及何事仁之所守者守何事亦只成
空頭語矣舊有友人致辨亦曾援及於此此謂聖人

之以知誨人也此無他只爲他不明得之字之故反將本領的消息看得輕工夫的字眼看得重乙亥龍光之會曾因自湖吳丈舉博學之一節謂學問只要照此下功無他奇說借答之曰誠然誠然曾記文公解踐其位節將五箇其字下一註脚曰其指先王也若不識得其字則竟不知所踐者何人之位所奏者何人之樂博學一條五箇之字義亦同此若不識得則博學者學何事審問者問何事慎思明辨者思辨何事口說學問思辨亦終爲徒托之空言而已認得此字明白方是明得學問

如此知及一章借每挐出謂最好提撥學者用功知及仁守莊蒞動善蓋是四箇將節益徹內徹外徹粗徹精四者自然一時俱到適來學者習於高虛類有頓超凌躐之意謂只要明得學問牵纏瑣屑適足爲累於心不知只纖毫動不以禮即擧其知及仁守莊蒞者併弃之矣又寧有學問之懸筌而獨存者乎查了知及又查仁守又查莊蒞又查動之以禮何等警策何等好做工夫民即人也不專就上位者說

子曰君子有三戒等章

一愚每謂整南山之竹寫修身爲本之條目不盡如三戒三愆三畏三益三樂九思隨事而立防條貫不同無非爲修身爲本寫條件也更須知三畏只是一畏九思只是一思思聰思明不過隨事而點其則天命大人不過就重而揭其名非紛然而用畏雜然而用思隨事而爲之安排布置也一切從瑣碎處分散了精神也知此則無適非修無適非止身常修本常立而仁在其中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孔子豈從畔之人公山雖畔人亦決知孔子非從

畔之輩何爲而召孔子子欲往示之以不疑也卒
不往夫子初亦有往意也以爲汲汲於行道有召
必應豈肯從畔人而可以興東周之理故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公山
旲欲爲畔謀必不召孔子召孔子必非與之爲畔
謀雖然亦必竟無可往之理耳此孔子之所以示
欲往竟不往也吾豈匏瓜繫而不食真可謂能相
事之機量人之情圓神不滯善應之不可爲方所
耳此固子路之所疑而不能識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緇江漢秋陽直是峻潔何

須道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乎子路之
知夫子也亦艮淺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章
古人書不虛讀後世童蒙之子便誦却周南召南
白首窮經必竟身心不曾受半毫之益孔子言詩
爲益多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可以事父遠
之可以事君授之以政必達使於四方則能專對
而不辱其君命葢學詩之爲益如此後之學者只
爲科舉之累故競以增聞見之知角技能之巧而
竟無禆於身心之實也女爲周南召南豈徒誦哉

言有物而行有常蓋實在以此體於身心刑於閨
閫而家邦之道從此達矣置之而可塞乎天地溥
之而可橫乎四海造端發軔便不曾着了絲毫障
礙道可行矣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
人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真發蹤處便觸
了墻壁一步不可行也汝濆江沱兎罝中林四遐
之極無不從而化者文王豈有所強之哉其端甚
微其機甚速只合下便自閨門之風教謹其始也
必如此乃不爲徒讀不然真所謂誦詩三百雖多
亦奚以爲

子曰予欲無言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竟不言世未有不知天者予欲無言小子何述聖一不言即未有知聖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有言言此文章之所以可得而聞也以無言言此性與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耳聞者其所受者淺意喻者其所述者深予欲無言蓋夫子所以示子貢者深矣深矣繼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併與其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矣若非末路有聞豈不竟

爲辜負

崧臺講義附

天命章釋義 高州府學講

天命之謂性言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即性也修道之謂教言教即道也一物也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然世人類說修道卒不近者何故則以認不真在睹聞形氣上著工夫也不睹不聞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戒慎恐懼要於此着力何也以一切睹聞者皆從是出也至隱矣至微矣而寔則莫見莫顯也此君子之所以必戒

慎恐懼而致謹於斯也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葢本無聲臭者也亦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雖然亦必竟非冥漠不遠於性情之間者也有喜怒必有所以爲喜怒有哀樂必有所以爲哀樂則未發者爲之也天命也故未發非時也本無階闢本自未發也中者亦不得已而名之也循是而發之未有不中其節者卽渾然一天命用事也發而未發也所謂率性者也此其所以爲達道也然又非有我之所私也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葢本同一體者也實理實事言大而不爲

誇此正所謂眞性命作用非用爾手勞脚攘也篤恭而平垂衣而治正是此消息層層於事爲以爲位育之作用者亦淺之乎言位育淺之乎知性命矣

仕學章釋義 陽江縣學講

學問原不分於出處只要得此意眞實圓滿流通於事事物物之間卽僻處深山一王一僮分量不爲少廣土衆民志得道行分量不爲增何者以心量本自圓滿位育參贊斡旋樞紐總不遠方寸間也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寂然無以異於野人而胸

次中沛決江河便廓然與天同量神感神應與萬
物常相流通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隱居行義豈必
再改塗轍故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仕之
優處卽學學之優處卽仕初非有二道也今世之
學者既志存達用以隱處為不足仕者又心煩機
務以幹理為妨功是皆不見得真性命頭面意不
圓滿而尚拘於所乘所遇之時局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孔子明明是卜諸子經世之用而曾點對
以浴沂風雩與童冠共其詠歌子使漆雕開仕乃
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皆取之夫曾點豈不知

遊戲之務於政理無當而漆雕開亦豈以彼從仕尚爲未足哉吾斯果信已與萬物流通何必更云出仕童冠偕樂直與上下同流即位育道已在我此所以仕不妨功處不希世而性分中常無有虧缺處也

憤悱章釋義 德慶州學講

夫子發憤忘食終夜不寢以思而周公思兼三王至於夜以繼日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心求通而成聖者吾道一以貫之未嘗背門人而私曾子然一則悟一則疑終日與言即陳亢之輩茂不聞而顏

子獨足以發則以顏曾憤悱諸子者未必憤悱也故啓與發與復非緣外入也自憤自悱自反亦自啓自發自復從古及今未有不憤而能啓不悱而能發不自反而能復者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然終日與言無行不與必竟又存乎人之自悟也若曰待憤而後啓之待悱而後發之是聖人亦有不誨而所云有教無類無行不與者夫子之意荒矣

豪傑章釋義雷州府學講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爲者亦若是從上經書未聞有謂聖人爲絕德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亦未聞有謂聖人非由學以成者惠廸則吉從逆則凶克念則聖罔念則狂真只在反覆手之間耳而世之解者類以氣禀庸劣者爲凡民性資超邁者爲豪傑是豪傑信天生而凡民若真有限局之者豈天壤間信有一等生就了的豪傑有斷不可以企望豪傑之凡民乎不知有待而興即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即豪傑豪傑寔由人作待者何等待也只一箇待字真是斷送了多少人禹孜孜

文須翼翼是禹文固學成非天生也堯兢兢業業
卽堯舜亦學成非天生也此所以人皆可以爲堯
舜而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信哉其自棄也

盡心章釋義 恩平縣學講

學問之道只有立志用工名曰兩事其寔非有真
志者不可言用工非用真工者不可言立志亦初
非有二事也雖云非有二事從上聖賢但說工夫
者則必斷以立志此無他葢欲學者從最初發念
處便徹底作分別也一真則一切俱真一僞則一
切俱僞未聞有念發不真而能以用真工者明道

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畋獵既見茂叔謂無此好矣一日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乃盡悔其從前作過蓋所謂偽者豈必顯顯忿欲只一絲毫繫帶世情僅如喜獵相似便與性命了無交涉便可驗得種種根苗盡只潛伏不曾徹底既念頭不到徹底即儘力用工渾然世情天性何由出現天性既未出現即日用間何處著工總是皮毛俱非覿體矣此立志用工所以雖非二事而從事於斯者要於志願處蚤判決得清楚也故中庸論思誠既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矣必繼以有常學學之弗能弗措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斷以必要其成孟子論事天既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矣必繼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要以雖死不貳夫學問思辨行者工也必要其成者則志也而以爲有困勉之分別者非也存心養性者工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則志也而以爲智仁之各造其極者亦非也曰然則孟首所云盡心知性而知天其義安所取乎曰此正以言心性天之原非有二物也但人不能下存心養性的工夫故其心有所未盡而猶

與天爲二雖下存養之工而非實立定殀壽不貳的志願則其意尚存二三而卒與天爲有間故必就頭判決直於死生壽殀徹底一關矢志無二夫然後極世間凡可避懼貪求之事舉不足爲心累而立命之志氣乃斷然決絕矣夫然後存者真存養者真養存者是心養者是性出往游衍無一不在天者志日以純工日以熟無有毫髮已私能爲心累而知性知天皆其分內事矣而以爲造其理及生知安行之事者亦非也故志之於學也如樹之根也如苗之種也如水之源也源不潔流斷不

清種不直華斷不茂夭壽不貳特舉世間所最難決捨者作斷倒耳古人由善信積之終致美大聖神由致曲積之卒於形著動變由十五志學積之至於七十從心寸累階升討時而效真有如苗之秀秀之實投種於地特異而月不同者此無他則以其最初發念無有虛假布得種子來原真實耳令人豈不學問豈不號稱用工卒於齒豁頭童依然故物甚則秤與其嚮慕之初機尚失之者其咎端亦良可想矣

好仁章釋義 電白縣學講

孔門之學只是求仁故諸子之問者問此仁聖人之教者教此仁無別有他說也忠清果藝聖人以與人獨至於仁未嘗處許可者何者以只一絲毫粘帶便與道不相當也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亦子實語也果若好仁則必無復有尚仁者世人些小毀譽渾身動了富貴淫貪賤發威武屈是事事尚得仁何曾好仁果若惡不仁卽不仁斷不以加於身今人起居動靜念慮精神多少不在於道無限不仁盡以加諸其身何曾惡不仁只以此等細從身心檢察直滿世中未見有好仁

者惡不仁者非虛言也雖然克念聖罔念狂矣仁斯至爲之在我一念轉移又原非外至之物也有能一日用力則吾又未見有力不足者世豈有欲孝親而力不足以孝欲敬兄欲忠君而力不足以敬兄忠君者乎領惡全好其機括又只在反覆呼間耳雖然以今天下志仁者不少矣可謂其繫未用力其亦容有欲好仁而力不足於好欲惡不仁而力不足於惡者乎然此蓋必無之事也必竟是不曾實用其力也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激勵聖人之言渾厚和平未有如此章之最

深切者學者種種病痛只以此意默默檢點不必更問於人是仁非仁毫髮不容端的真是無一物不可尚仁亦無一件不仁不以安頓在身子裏也豈獨未能好仁正爾執著此情種種不肯放舍豈獨少有加身正爾護惜包藏將一切恣情狥慾之事惟恐一日之或去乎身也而乃矢口談仁要得與天相似只恐天載無臭無聲與此不相侔比

若聖與仁章釋義　瀏陽縣學講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非謙也蓋夫子寔不知其仁與聖也若知其仁與聖亦不可以言夫子也知其

實仁與聖而又繆爲是云云者則亦不可以言夫
子也發憤忘食終夜不寢是有多少苦處夫子之
所獨覺而人不及知也此其所以爲之不容倦也
與人共爲之不容厭也此正夫子所用力處也故
實在自信也若曰吾已聖矣吾已仁矣則從古及
今未有仁聖之人如此者也堯兢兢舜業業堯舜
亦不自知其聖也檢身不及小心翼翼湯文亦不
自知其聖也有自聖之心卽滿矣滿則倦矣則厭
矣惟不滿故不倦厭此正所謂至誠則無息也又
全是仁聖之體段也此其所以卒爲仁聖而非世

人之所能及也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必若所謂謙巳誨人云云者是仁聖果天成有無待於學而能者且非復人所可學也殆不然矣

大孝章釋義

化州縣學講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孝一章正是即舜之集福以敎天下之自求多福也非爲頌舜發也祿位名壽世之之福備矣然皆有大德自致之理何也以天道原如此也栽培傾覆人修之天篤之天何心之有哉詩有云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則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正爲此也

其大德所以必受命也何獨舜也世世之人不汲汲於修德而乃日希望於非覬之福亦過矣

羅先生書卷之六